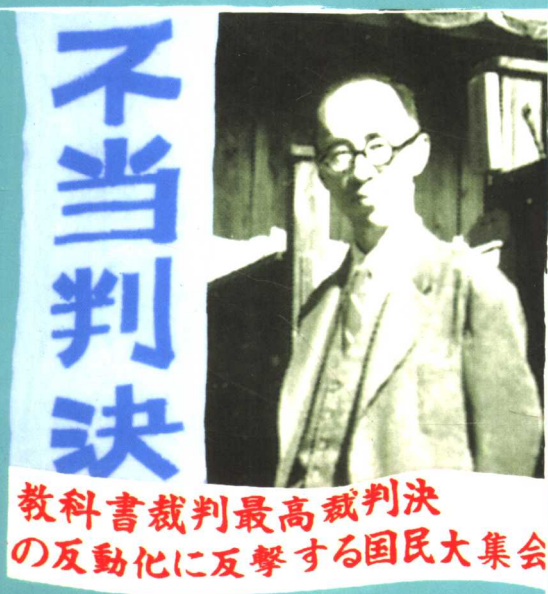


# 家永三郎自传



石晓军 刘燕 田原 译

# 家永三郎自传

不当判决



昭和官憲の内幕と政治小説  
政治小説の歴史と政治小説の発展

三郎 家永 著

# 家永三郎自传

日本历史学者的思想轨迹

家永三郎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永三郎自传: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 / (日)家永三郎著,  
石晓军,刘燕,田园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48-779-6

I. 家... II. ①家...②石...③刘...④田...

III. 家永三郎-自传 IV. K833.135.81

中国在版编目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893 号

---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字: 01-2005-2476 号

家永三郎自传: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  
家永三郎 / 著  
石晓军,刘燕,田园 / 译

责任编辑:谢 刚  
物约编辑:杨克惠  
封面设计:张 毅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newstar\_publisher@163.com  
经销: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010-65513628  
印刷: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125  
版次:2005年5月第一版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8.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 1967年初版后记

这本小书是应与我有多年合作关系的三省堂之约而写的。三省堂准备推出一套有特色的丛书，约我无论如何也要写其中一本。起初，我坚决地推辞掉了，但后来经不住出版社编辑的再三劝说，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写成了这部小册子。

我的本职工作是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又提出了有关教科书审定的诉讼，这件诉讼案自然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我来说，再要挤出时间执笔写一本新书，几乎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议，可否以“教科书诉讼”发生以前我所走过的道路为题目，围绕这个话题随便谈，然后再将我的谈话记录整理成书，这或许是个可行的办法。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便分数次口述了我这50年来的心路历程，并请人将我的口述速记了下来。

可是速记记录整理出来后，我发现其中很多地方都不像文章的体裁，必须全面改写或增删，结果所花的时间几乎与重写一遍一样。

现在，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校样时，的确感到很踌躇。像我这样的人的自传值得出版么？事到如今，似乎已没有打退堂鼓的余地了。加之一想，我的经历和体验尽管很肤浅，毕竟也还是一种个人经历的历史事实，这对于想了解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的人来说，或许有一些参考价值。尤其到了今天，开始活跃于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大都对战前日本毫不知情，因而战前一代人的经历记录，在形象具体地再现战前日本的气氛方面，也许对年轻人不无助益。考虑到这一点，虽然有

些不自量，我还是决定冒昧地把这本书公之于世。

考虑到保护第三者个人隐私的问题，加之篇幅限制，不少事情我本来觉得应该写出来，却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尤其是一些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事，如与许多优秀前辈、学友之间的关系等，在本书中几乎都未能涉及到，这的确令人遗憾。尽管如此，能有机会就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回忆，并以现在这样的形式粗线条地勾画出来，以对自己的前半生加以清算，这完全是三省堂出版部诸位先生努力的结果，是他们给了我这一机会。以上就是本书写作的缘起和大概经过，谨以此代跋。

1967 年盛夏

## 1977年增补版前言

本书的初版作为“三省堂新书”之一公开问世，是1967年9月的事。正如初版的副标题《到教科书审判为止》所表明的那样，初版的主题主要在于回顾教科书诉讼发生之前，我作为一名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

这次，三省堂又将推出新的“三省堂选书”，为此出版部的编辑希望我在拙著中增补上初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再次作为“选书”之一种出版。自10年前“新书”版公刊后，教科书审判已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发展成为了社会性的大事件。迄今为止，诉讼已持续了12年，规模越来越大，至今仍在继续，我感到有必要把截至目前为止的诉讼经过写出来，以提供给新的读者。

另外，在我所奉职的东京教育大学，围绕迁校的风波，从上述“新书”版出版时就已滥觞，其后则愈演愈烈，在全国其他各大学的“纷争”中也属十分罕见。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院教授会在这场斗争中，一贯坚持反对迁校的主张，我作为该教授会的一员，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这段经历也是我整个生涯中最苛刻的体验之一。正如我在书中已写到的那样，这场斗争的结局是以撤消东京教育大学，建立筑波大学而告终。与文学院实质上的寿终正寝同时，我也迎来了退休之日。在我的一生中，此事是可与教科书诉讼相提并论的重要经历，因而我觉得有必要将其增补进去。

于是，我便在“新书”版的第九章之后，又增加了第十章，就上述两个重大事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同时叙述了我当时的心境等内容，现作为“选书”之一，重新呈献给诸位读者。

我一生的大半都献给了东京教育大学，现在正值退休这一人生的转折点上，对过去加以总结，显然是有必要的。这次出版增补版，或许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这也正是我同意刊行增补版的主要原因，我的这本小书也就只写到东京教育大学的解散及我的退休为止。

就此搁笔，是为序。

1977年6月



# 中文版序言

——致中国读者

在过去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日本一直不断地摄取、学习直接从中国本土或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中国文化。直到19世纪左右为止，中国始终比日本先进，走在日本的前面。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为输入和吸收西洋文明而不遗余力，中国则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

虽然日本始终热心模仿、学习外国文化，但是经日本孕育、产生出来的文化，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西洋都明显不同——具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关于其具体内容可参阅199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拙著《日本文化史》一书。

我出生于20世纪初叶，成长于“大日本帝国”对外侵占台湾、朝鲜、桦太<sup>1</sup>等地区，对内严厉限制本国人民权利的时代。尽管如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幼年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得以在比较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一名研究者，我的学术研究生涯却不得不始于1931年爆发的侵华战争时期。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和平得以恢复，其后社会仍继续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中。战争末期及战后初期，人们饥寒交迫、精神颓废。今天，仅从外观上看，人们大幅度地获得了精神自由。在衣食住行方面，也享受着战前根本无法相比的高水准生活。但是，若从“教科书审定”一事来看，我们难道从中不能觉察到自由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吗？我每每懊悔，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这场不义莽撞的战争，也未能促使战争尽早结束，可以

说，我对这场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为基本阵地，通过广泛地评论社会问题，来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信念。

鉴于日本年轻一代不了解近80年来日本动荡险峻的社会现实，我遂于数年前撰写了此书，没想到竟会有机会被译为中文。我生来是蒲柳之质，诸病缠身，为宿疾所苦；加之险恶的社会环境，我的一生充满了荆棘坎坷，毫无值得炫耀之处。我想，中国的年轻一代大约与日本的年轻人同样，对我的生涯及其时代知之甚少吧。若蒙读者不弃，赐读拙著，则不胜荣幸。最后，谨对翻译本书的石晓军先生、刘燕小姐及田原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家永三郎

1999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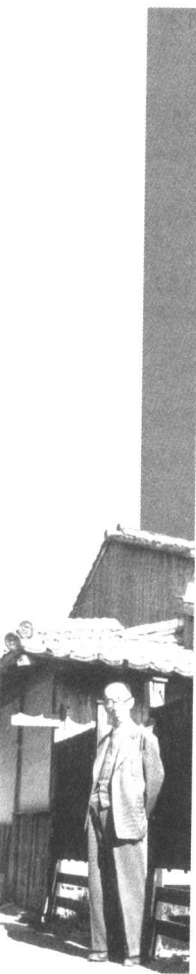
译注

- 1 桦太：是日本对库页岛（萨哈林岛）的旧称（kuril Island；Курьдильск-остров），位于日本宗谷海峡与北海道以北，西伯利亚及鞑靼海峡以东。安政二年（1855）《日俄和亲条约》规定由日俄双方管理。明治八年（1875）日俄签订《千岛及库页岛互换条约》，千岛群岛归日本，库页岛归俄国领有。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得了库页岛南部的领有权，其后逐步向北部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控制了该岛。1945年，前苏联对日宣战后，占领该岛。尔后根据1951年《旧金山媾和条约》第二条，将库页岛全部并入前苏联版图。

# 目 录

1967年初版后记 .....	vii
1977年增补版前言 .....	ix
中文版序言——致中国读者 .....	xi

<b>第一章</b>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代 .....	1
幼年的回忆 繁荣时代里窘迫的家庭经济 清贫中的自豪 家庭条件与我的成长 受过文明开化时期教育的父亲 回顾父亲的思想历程	
<b>第二章</b> 我与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 .....	13
进入唐津小学 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 战前的“国 史”教育	
<b>第三章</b> 对于历史的憧憬——中学时代的回忆 .....	25
成田老师的教育理想 与肉体的病痛作斗争 休学有益 少 年时代的浪漫主义和思想训练的缺乏 对历史学的憧憬 初 次知道的科学历史 初读美浓部达吉先生的著作 入学考试 竞争的回忆	
<b>第四章</b> 思想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	45
满洲事变的前夜 初次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 第一次思想危 机 绝望的心境 在“价值判断”哲学中寻找一条新路 国 家观念的再研讨 从反体制思想的偏见中脱离 灰暗的心境	
<b>第五章</b> 学生运动被镇压后的大学生活 .....	55
支配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系的日本至上主义 不断变化的大学 “天皇机关说”问题 二·二六事件 接触药师寺的艺术 基本立场的形成 对宗教的兴趣——亲鸾与《圣经》 潜心 钻研宗教思想	
<b>第六章</b> 始于“黑暗谷底时代”的研究生涯 .....	71
东京大学实证主义的学风 在史料编纂所的研究工作 古代 日本绘画（倭绘）研究 征兵体检 对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的 体验 雪中前往新潟赴任 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预见战争的 归宿——植村教授的卓见 对近代史兴趣的源生 拥病怀疾 于战火之下 我与田边先生	





**第七章 战争结束时的心境** ..... 93

8月15日：久盼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舆论界和思想界的豹变  
战争刚结束时的历史学界 编纂始于石器时代的日本史教科书

**第八章 反动逆流的出现与我的社会认识的成长** ..... 103

我的第二次思想危机 面对反动逆流 历史教育的开倒车与  
“教育二法”的出笼 和平宪法划时代的意义 致力于家庭民  
主化 为了工作单位的民主化 把法律夺回到国民手中 自  
由不能再次失去

**第九章 “教科书诉讼”的背景** ..... 121

改宪动向与宪法问题研究会 大学的民主与自治 历史教育  
与教科书审定 教育的反动化与审定的强化 令人惊叹的教  
科书审定 是可忍，孰不可忍 法律：捍卫国民权利之“盾”  
读“东京大学波波罗事件”判决有感 对法院作用的再认  
宪法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登上“教育诉讼”的证人台 法学  
与史学的结合 将当权者们置于被告席上 有关“学力考试”  
违法的判决

**第十章 “教科书诉讼”与在东京教育大学的斗争** ..... 147

提出诉讼时的心境 在全国性的支援下 出乎预料的重大成果  
其后的教科书诉讼经过 东京教育大学迁校筑波的风波  
筑波“纠纷”的本质 宫岛专制体制对于文学院的迫害 从筑  
波大学创立到东京教育大学废校 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院与我

**附录**

一. 家永三郎大事年表(译者编译) ..... 167

二. “家永教科书诉讼”小史(日本声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 ..... 179

从民主的教科书的编纂到第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 起诉教科书审定制度的过  
程 教科书诉讼的开始与“杉本判决”的冲击 从“第二次对教科书的攻击”  
到“第三次诉讼最高法院判决”的经过

三. 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一位史学家的研究与实践(代译后记石晓军) ..231

# 我的家庭

# 和幼年时代

## 幼年的回忆

我开始记事大概是在大正五、六年(1916、1917)前后。大阪市东区玉造的家给我留下了最古老的记忆。那时我的父亲担任大阪步兵第三十七连队的连队长。之前好像在玉造之外的地方也居住过，但我已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是从玉造的生活开始的。

记得我家的附近有一座祭祀五谷神的“三光神社”。神殿坐落在高台之上，石阶的旁边有池塘，鱼儿在池塘游来游去的姿影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数年前相隔40年重访玉造，流连于三光神社时，尽管神殿已因兵燹焚毁，但是留在我记忆里的石阶和神社门前的两尊石狮子等都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真的很令人怀念。

虽然记不清楚房屋周围的地理环境，可是屋内的空间和摆设、甚至连屋子的外观设计至今仍历历在目，也许是年幼时我很少到外面游玩，整天把自己关闭在家的缘故。那个家是将一幢有5个单元的大屋靠头的两单元打通，作为一个家租赁下的，虽然有很多个房间，但是没有像样的院子，紧挨着居室挡着一堵高高的土墙，没有阳光，在这样的家中总是不常外出游玩，无疑不利于我的健康。

在这个家中，母亲好像心脏不好，有一段日子总是卧床不起。之后转到和泉的贝冢，疗养了三个月左右，患病的母亲不得已把我也带到贝冢。那个地方的环境仍然不利于我的健康。

5岁或6岁的时候，我患过耳鸣，还记得我去看病的情景。从那时候起我的健康便像被病魔侵蚀过似的，每况愈下。

在此稍稍再追溯一下我记事之前的事情，尽管都是后来听说的。我好像是大正二年(1913)9月3日出生在名古屋市东区的一条叫做白壁町的街道。当时，父亲是陆军的步兵中校，在名古屋的连队里任职，可是在我即将降生之际，父亲转任熊本八代连队区司令

官，我是在父亲只身到九州赴任之后出生的。因为三个月后我们就举家迁到父亲的任职地八代，我对名古屋自然不会有任何记忆。

在八代生活期间，当时读小学的姐姐住进了福冈九州帝国大学的附属医院，为此母亲偕着还是襁褓中的我，为了护理患病的姐姐，母子3人在九州帝大的附属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

为了积攒住院费，陪护的母亲不得不缩减自己的食物，在那样的生活中给我的母乳是否含有足够的营养可想而知。我自幼就体弱多病，可以说这样的童年时代的环境也是原因之一。

## 繁荣时代里窘迫的家庭经济

谈起窘迫，读者可能会问军人家庭为什么没有很好的经济来源。对于只了解太平洋战争时代的军人应是有权势的人来说，或许认为所有军人都生活奢侈。我不知道与军部有密切往来的军人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在我父亲的时代，就一般的军人而言，其待遇与全盛时代的军人无法相比。

在我刚刚懂事的大正五、六年(1916、1917)，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是百废待举的好时期。尽管物价一个劲地上涨，通货膨胀，但薪水却没有跟着增加，因而家庭生活穷困潦倒到了极点。

当时连队长的军饷一个月仅仅二百几十元，扣除各种各样的费用后，能带回家里的可以说不足二百元。加之父亲还不得不为自己的弟弟、即我的叔父等人交纳学费，那时候生活的穷愁情景，母亲后来常常追述起。当时的武官好像是没有年度奖金，而且队长的岗位津贴才20元。

联队的将校经常正月在一起大会餐，他们在二楼举杯畅饮，热

闹非凡的情景如今记忆犹新。因为父亲一点儿也不能饮酒，在将校们的杯酒言欢声中，父亲早已酩酊大醉，睡躺在一楼的房间里。

乍一看，这种军人生活似乎是吃喝不愁，但实际上对于家庭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因为我的父亲极不善于与人交际，又不能饮酒，显然难以晋升，而且性格死板倔强，总是常常向长官率直进言。父亲陆军大学毕业后，尽管是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却没有授予很好的官职。作为大阪的连队长，终于在大正八年（1919）晋升为少将，但晋升的同时被规劝退休待命，接着便被编入预备队伍。

如前所述，因八代时期花去了很多住院费用，几乎将少校、中校时代的一点积蓄耗用殆尽。好景气时代的低薪，加上作为连队长还要花去必要体面的交际费，可以说生活艰苦到了绝顶，还有突然的被撤职，对于父亲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从父亲被编入预备队伍，微薄的养老金抚养4个孩子，尤其是不得不供上面的两个哥哥继续升学读书，当时的家庭经济真是艰难竭蹶。

## 清贫中的自豪

作为军人的孩子，我从小学起却只能在捉襟见肘、极度窘迫的经济条件下成长。我的母亲为了我们的健康，自己从没吃过鸡蛋，但是每天早晨一定让我吃到鸡蛋。尽管谈不上十分拮据，但我却切身体会到了家庭的清贫。

小学时代，我有时让父母购买《少年世界》等杂志给我看。可是记忆中，一直到了五年级为止，父母没有给我买过单行本的书籍。也就是说，50钱以内的杂志才好像勉强强买给我看，我的家里没



有宽裕的经济去购买一元以上的书籍。

有一次，我在学校听老师讲《一太郎的故事》这本书。老师说能买的不妨买一本看看，我还记得自己欺骗母亲说是要买别的什么，用母亲给我的钱买了这本书，可是那时候母亲从钱包里掏钱的苦涩的表情，我至今无法忘却。

尽管这样的事情对于穷人来说也许不足挂齿，但因为父亲只是形式上的敕封军官，家庭不得不一边维护着中等阶级的脸面和荣誉，而另一面慢慢持续着贫穷生活，这成为限制我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记得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家里的拮据窘迫，父母激烈的争吵给我留下了无比痛苦的记忆。在大学和专门学校读书的哥哥们因为经常不在父母的身边，我想他们不会知道父母在家中的争吵，可是因为我自幼待在父母身边的机会多，我是一边目睹父母持家的艰辛一边长大的。

我从幼年始对于金钱从没认真考虑过，但是也从未因贫穷产生过自卑感，相反地对贫穷反而怀有一种自豪感。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清理家里存放的麦子，有一段长时间吃掺杂有麦粒的米饭。我故意对有钱人的孩子说，因为家里穷而带麦子盒饭，那位朋友像是信以为真。在孩子的心灵中真的有以贫穷而自豪的心情吗？

## 家庭条件与我的成长

不消说，我家的经济状况离真正的贫穷尚有一段距离，父亲又不是劳动者，故此也不会自认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在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位H君是本市某电车售票员的儿子，后来想想